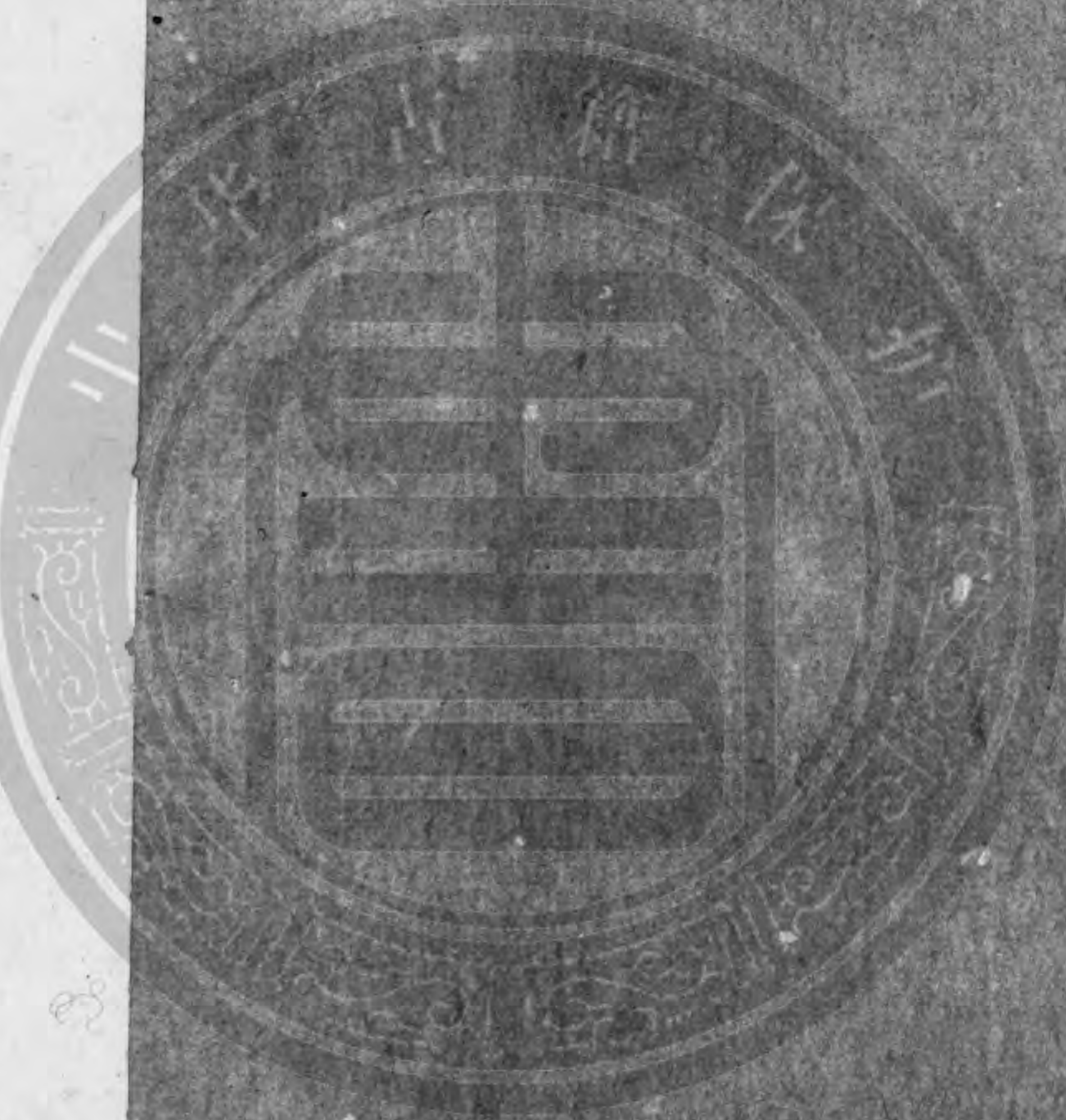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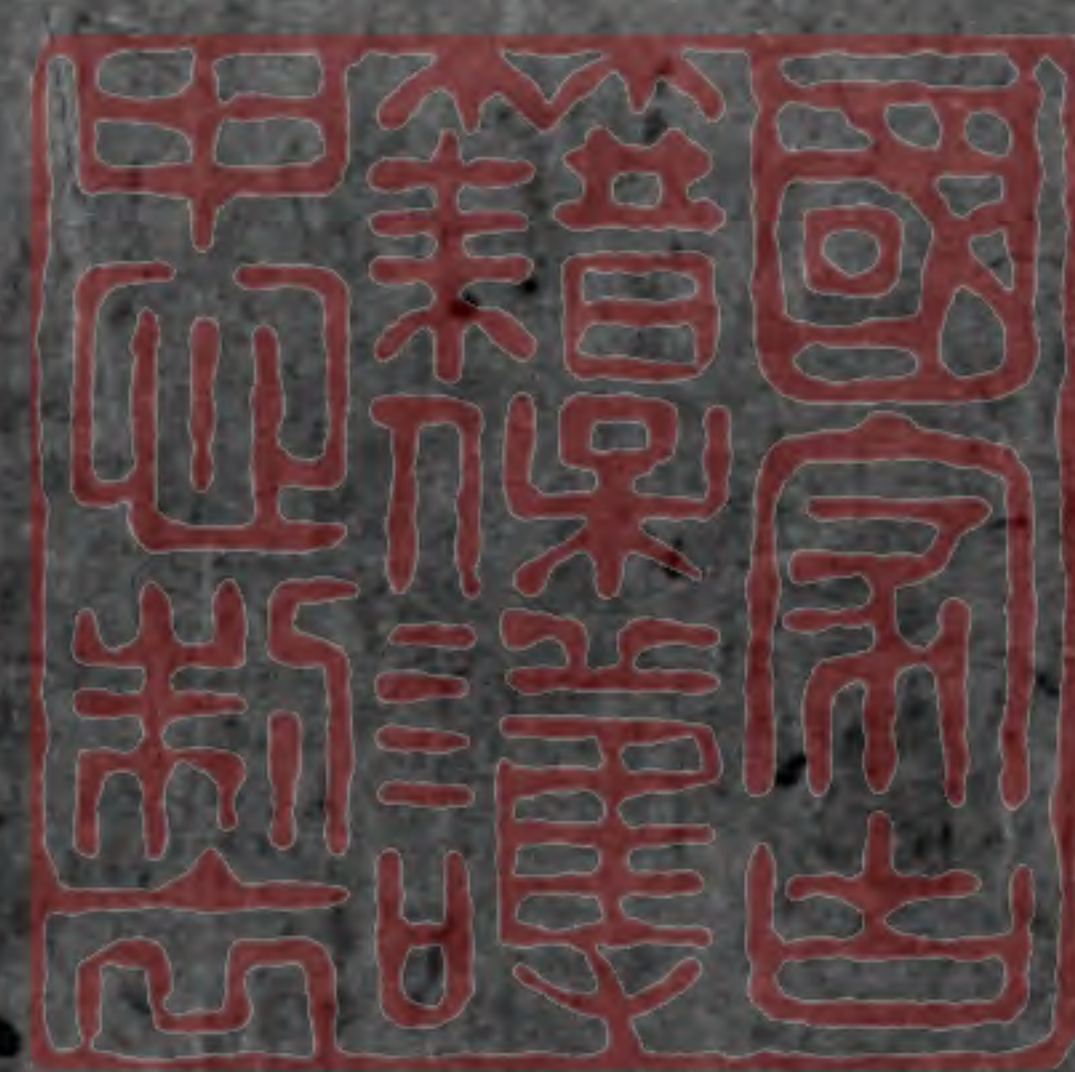


古今辭命遠忠



古今辭命達

三



古今辭命達目次

卷之五

明

與鄭叔度

答劉養浩

與王修德

與左行人

與左知縣

方孝孺

陳獻章



與羅彝正

與劉東山

復丘學正

與何惟一

與鄭御史

戒族人

簡辨尚人

柬劉振之

荅林待用

與張進之

奉楊邃菴

與吳廷舉

與道友論養生

與余懋昭

荅劉儲秀

與黃宗賢

羅倫

劉東山

鄭御史

程敏政

儲懌

李夢陽

豐坊

王廷陳

王陽明

古今圖考  
與楊仕德薛尚謙

荅周道通

與辰中諸生

寄聞人邦英邦正

荅徐成之

與顧惟賢

寄諸用明

寄諸弟

寄楊士德

寄鄒謙之

荅南元善

與黃宗賢

又

與陸元靜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元靜

與湛甘泉

與毛古菴

荅魏師說

與安宣慰

荅毛憲副

荅弟德充上書

康海

荅王德徵

王九思

與楊東濱

陸深

又

與何粹夫

何景明

荅倪宗正

鄭善夫

復河南憲司

崔銑

與張禹山

楊慎

柬李中麓

與劉繪

與唐伯虎

祝允明

與施別駕

荅張秀才

荅周秋山

唐寅

送琴

與霍渭先

魏校

與皇甫子循

許宗魯

荅劉致卿

胡侍

寄僚友

林警庸

與友

與柯分巡

顏木

荅袁永之

高叔嗣

與王晉溪

霍韜

奉錢太常

陸粲

與王道思叅政

與弟

張重華

荅陸之裘

王寵

荅湯子重

卷之六

明

荅趙浚谷

羅洪先

荅黃落村

與李石麓

與聶豹

荅薛畏齋

與尹道輿

荅同志

與嚴介溪

與王提學

示劉魯學

與何憲副

胡松

與馮息

徐獻忠

與楊總督

徐階

又



又

與解總兵

與撫院論水利

與洪芳洲

與內閣學

與劉參議

東姜鳳阿

東周山泉

與楊復所

東鄧潛谷

荅鄧潛谷

又

荅戚生恢

荅書院諸生

荅鄧生維立

與詹養真

李化龍

羅近溪

家報

又

又

與許甸南給諫

楊起元

荅趙燁

復劉司空

袁 泰

與陸與澠

吳國倫

荅吳大理

柬劉克全

胡纘宗

與友

陸時中

與周叔夜

汪道昆

與高相公

與王麟洲

荅張範中

宗 臣

報明卿

報陸子和

報高子明

荅玄雨論禪

與沈文學

丁浚

與陳心默文學

胡應台

簡崔丈公

凌約言

示兒迪知

王維楨

與李主事

王維楨

與盧司成

荅王繼山

與李本寧

王世貞

與王辰玉

與屠長卿

與殷無美

與張伯起

與馬孟河

與李于麟

與徐子與

與吳明卿

與張助甫

又

與王元馭

與沈太僕

與張孟雨

與王暘谷

啓岑小谷給事

與張開府

與吳豫所

東內閣許公

與趙穀陽少宰

與十三弟度

王世懋

海瑞

方弘靜

戚袞

東內閣書公

典獻錄詞少宰

典獻錄詞少宰

六山精

家

古今辭命達卷五



內江 范文英 訂定

海陽

胡正心 纂輯

胡正言 參正

明

與鄭叔度

方孝孺

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  
輕重。棄不為佃。菜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

古○人○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邪○且○天○  
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  
何○因○相○與○大○笑○不○止○

荅劉養浩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  
所○不○罹○形○跡○幾○于○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  
會○于○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  
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知○

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于○衆○人○競○進○之○  
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  
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于○其○間○非○惑○邪○  
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于○此○理○閱○之○愈○熟○居○之○  
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  
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  
于○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  
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

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  
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于勢要人，  
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于疾疢，  
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  
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  
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于作字，念相與之厚情，  
不可遏，聊一言之。

與王修德

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  
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詞，已呼蘇子  
瞻爲阿軾。欲毀弄其文，于孔孟之書，未嘗詳讀  
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辨駁，不自愧耻。  
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

與左行人

陳獻章

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  
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

古今歸命道  
近藁十數錄別紙早晚東遊則此紙或可隨行至飛雲頂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于山靈也

與左知縣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着一左明府矣

與羅彝正

君子極欲人入于善但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于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旣不受人之言又別生枝節以相矛盾吾旣不合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

與劉東山

先生卽日命駕還東山山靈輒喜雖然先生不忘天下之心山靈未必識也

復丘學正

羅倫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爲饑所驅爲倫驅者寧饑已乎



與何惟一

足下欲爲好人乎。當以國家爲心。生靈爲念。聖賢爲師。孔孟程朱之道。力行之而已。欲爲好官乎。則如此而已。足下豈徒欲爲好官者哉。

與鄭御史

爲御史大本。當以明道爲法。而隨時措之。床頭易。曾振塵否。

戒族人書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某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

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

簡辨上人

程敏政

承惠佳菜。又于禪榻臥餐。漸成有髮僧矣。所和詩佳句層出。但微有重複。今用古人摘句例。商確數處。足成四章。請錄入卷庶此歸林下把玩。如挹清風也。

柬劉振之

鄉人自吳中回。得手書佳作披誦之際。如見故人接談笑。是日并得石田詩及書畫。山房寂寥。忽爾增重。入夜秋聲滿竹樹間。如助予之喜躍。吟誦何其快哉。聞欲至山鄉。挹紫陽之秀。斟練

溪之清、尋盟漁樵、以發豪思、夫敝鄉所產、不過  
斑竹、芡菱、石雞、沙鱉之流、不能與吳品角、萬一  
恐無以供、大嚼爲快耳、吟履果來、當拏小舟下  
桐江、泊釣臺、以候。

荅林待用

儲 壘

公意欲以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大倉  
放陳也、側室比生一子、今已彌月、親賓致賀、俱  
堅郤、只乞公一詩、爲此見壓、矣。

與張進之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奏覽甚媿、浣目、鼎珍  
禁嚮飽飫之餘、亦須一嘗葵菹之盤、知世間別  
有此味也。

奉楊邃菴

李夢陽

草莽中伏聞謝柄、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  
眠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  
私計不謁杖屨、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聾、

古今圖書集成  
目和睥神馳心注無殊往昔然悲離隔慕親接  
于衷莫之寬也壯歲性狂膽麤高視獨行四方  
是負意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爲軒冕之耀不若  
丘壑爲安于是一擬江左再圖襄漢心勇跡粗  
竟還舊棲才弱力寡自鄙自嗤去年室人喪亡  
子憇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夙志謂何  
臨境竊嘆邇卜域釣州大陽山地其泉石幽曠  
想于茲焉老矣南望門墻豈勝瞻戀

與吳廷舉

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  
往昔邂逅湖東交衽接席奇情未諒各負氣不  
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然于心無他  
也患難相值風萍偶聚頭攢耳摩臥起相聞酒  
食延呼數月之間兩襟遽豁轉爲綢繆前何以  
戾今何以歡隱裏作懷彼此獨知矣

與道友論養生

豐坊

禪家有五百偈子。五十七心。總來只一空字。仙家有丹經八萬。前後三千。究竟只一靜字。然靜與空。必先諸坐忘。垂簾不知宇宙。塞耳不聞風雷。然後可語此。欲坐忘。必先諸輕物。眇蟬冕如浮雲。鄙金谷爲逐臭。然後可語此。欲輕物。必先諸知機。早設維摩榻。先開偃月爐。然後可語此。欲知機。必先諸了悟。悟未易言。禪師命諸生。剗草。一僧獨來削髮。洞賓觀戲。楚磯默口不笑。藍采和自媿傷神。斯爲夢覺關也。禪不悟到。不可與入定。仙不悟到。不可與結丹。足下固求靜與空者。能打破此關頭否。

與余懋昭

王廷陳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惟是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鷗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

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  
偃息。臥不爲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  
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  
滑磴危。鮮不緩卻。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  
居大畧也。

荅劉儲秀

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干。僕以臥疴。無緣蒲伏  
候謁。乃冀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  
向鮮。侵晨起除。飭內治具。玉趨在瞻。松桂含色。  
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趨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  
切。使我林壑無光。嚶嚶見嗤。世路莽蕩。再覲何  
日。

與黃宗賢

王陽明

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  
于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  
隨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

裂道傍人家彷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往返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其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

與楊仕德薛尚謙

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憶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諸賢勉之。

荅周道通

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于困忘、只是一切真耳。自家痛癢、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癢、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與辰中諸生

前云靜坐、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

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旣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于此處著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已。君子之道闇然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于人。而求同于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無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寄聞人邦英邦正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于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于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謂不忘者。果何事邪。知此則知學。



矣。

荅徐成之

修已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

與顧惟賢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卽去。果如污泥在面。而有不能卽去者乎。

寄諸用明

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不以為然。不幸遂至于得志。豈不誤却此生邪。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露耳。幸不以吾意為迂。書來勸吾仕。吾亦非縈身者。所以汲汲于是。蓋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敝。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于無成矣。

寄諸弟

曩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于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吾近來實見此。

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深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深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身。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于學。則猶可以有爲。至于四十五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寄楊士德

大抵忘已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證候。仕德卽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

寄鄒謙之

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于此兩字見得比舊如何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近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日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底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得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也

荅南元善

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疊疊千數百言畧無一字及于得喪

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然也。浣慰何如。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林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人而不自得已乎。

與黃宗賢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繇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又

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

學爲諱。吾人尚栖栖未卽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忽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

與陸元靜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于養生。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如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于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矣。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元靜

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主張不得。

與湛甘泉

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有定所邪。

與毛古菴

鄙人所謂致良知、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其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

荅魏師說

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謂之意。

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于體面，格于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于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 與安宣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高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于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



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君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鶩。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于鄉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荅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罪。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

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君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鶩悉受如來數。其

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于鄉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荅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罪、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

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割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于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

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荅弟德克上書

康之海

白七弟。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卽爾不知吾意所在。然其言自多愛敬。欣然終日。且知弟繇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杯。至大醉臥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荅王德徵

王九思

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當世之士。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而執事之書曰。吾何愧。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與楊東濱

陸深

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

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至于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剗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悔不強東濱來共此。爲之悵然。

又

僕出巡將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率大行西麓。爲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也。五臺尤靈怪。而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杪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出塞之地。上醫巫閭。然後南還耳。

名、在遼東

醫巫閭山

### 與何粹夫

何景明

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畊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

云亡殄瘁之歎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私情得矣。恐不免于褊心之譏，而或謬于義退之道也。

呂柟、李夢陽、康海、王廷相。

荅倪宗正

鄭善夫

善夫自抵家，削迹荒村，與野老無別。近哭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餽暮粥，飲水甚甘也。天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爲羅浮之行，非漫說也。

復河南憲司

崔銑

諸公欲立後渠書院，理負郭官田，俾寒戶爲業。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蚤失偶，一婢結灑掃，一子能自力。食財一孫甫成童，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止易論語。亭下修竹十箇，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



與劉繪

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黔。補則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殲矣。故無寧效昔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廷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糞椽燭。吳元中起艸。令遠山磨隄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隄糜。墨也。

與唐伯虎

祝允明

吾昔窺是業甚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瞪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跳躍。以得躡躅。故且循涯而涉。至于今。雖畧獲其躡武。然故乏踣鐵之蹄。料其後恐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惋也。然不能無望于中。每覽執事詩。筆必興觸此意。或



相面則輒爲家常薪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鳴之。

與施別駕

僕聞之。歷艱危之後者。知憂人之憂。在出人之地者。可施成人之力。故脫波濤而立陂。乃詔來者以尋舟。則言之者真聞之者聽矣。

荅張秀才

大都欲務爲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餽語。俛人脚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人文。觀唐文。無若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雖佳者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絕跡。毋令廁我面側。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荅周秋山

唐制寅

遠承存錄。兼以珍貺。自揆鄙淺。何以堪之。別後。兩閱寒暑。閉門讀書。與世若隔。一聲清磬。半盞

寒燈便作闍黎境界。此外更無所求也。

送琴

吾丈工于五音，而座無焦尾，弟荒齋有餘而不以贈，何以爲同調也。茲謹分一于吾丈，以爲調心洗耳之資，求鳳捕蟬之辦。

與霍渭先

魏校

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于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也。

與皇甫子循

許宗魯

不才歸田以來，放達自居，比迹嗣宗，參侶謝鯤，惟求晦廢，奚恤指訕，竊意樗櫟苟全，冀以長年耳。何知郊畿小警，遂厘簡書，騏驥之選，旁及豕鹿。奔赴皇皇，復蒙譴罰，竟膺一秩，奉衛陵園，揆之初心，大不類矣。勉事冠裳，整頓舊態，老嫗再醮，新婦是師，良可醜也。

答劉致卿

胡侍

僕褫紱歲久，分同死灰。新貴之人，多非舊識。遽  
蔭戚施之態，心復惡之。是以一值未同，輒意緒  
落落。不能巧發寒溫語，直拙之性，卒難移奪。故  
能閉戶忍貧，尠詣炎路。間有枉訪，亦不逢迎。匪  
敢自詭高尚，以附掃軌鑿坏之賢。直不受俗眼  
相白耳。足下于僕既闕盍簪之歡，又隔雲泥之  
跡，而神交千里，辭竭兩端。曠覽超然，驪黃是畧。  
破觚越俗，汲世憐才。篤逾久要，情存莫逆。在古  
賢已難有，胡今之人而能然乎。無以勉副大雅。  
仰酬高誼，致足愧也。

寄僚友

林警庸

官還諸朝，身還諸我。命還諸造化，公議還諸天。  
下一無所得，將何所失。飽飯安行，卽有餘日。伸  
脚長臥，卽有餘夜。屋裏青山，卽有餘景。案上義  
皇，卽有餘人。

與友人

洪五明

弟平生愛讀古今書。以壯膽識。愛世間佳山水。以暢幽襟。愛與友圍棋。作小戰場。見野人有擔。當不敢作尋常觀圖千秋大事業。不敢作目前局。

與柯分巡

顏木

奉面諭中丞公纂興志。誤欲召僕充筆研之役。連朝貽愕。神魂如失。十數年來。躬親穡事。書史文學。塵積蛛網。重以體貌山野。禮數迂疎。少加約束。則心煩性懊。輒至流汗。譬之林藪放逸之物。一旦羈絆籠絡之。將有性命之憂。非但不食不飲而已。伏望明公俯垂仁惻。曲施風便。早賜轉達。善爲我辭。

荅袁永之

高叔嗣

金門多暇。持戟自適。勉事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

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犂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簞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

與王晉溪

霍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憾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卽羣咻焉。其人麤鄙。遇恬靜者。卽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卽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託。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

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况于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于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饒，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奉錢太常

陸粲

江西事辭，深獻吉。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矣乎。隱隱期望錢太

古今歸命道  
常諫脫獻吉後獻吉得免

與王道思參政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冲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尊仰，甚盛甚盛。粲性資猥下，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爲者無窮，而竄懶玩愒，弗自彊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耽閱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水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固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早成，良有以也。

與弟

張重華

夜色侵庭，蛩聲鬧砌。池塘未夢，姜被生寒。燈火漸微，侍兒重寐。風竹雨簷，交起弄人。不知花萼樓前，誰人吹玉笛也。倦焉心悽，恨不長枕。

荅陸之裘

王寵

長卿遭遇武帝，奮藻雲臺，然窮年消渴，婆娑茂陵之下，亦豈壹鬱不遇邪？若僕以一第之故，違老莊養生之旨，逐子牟魏闕之戀，焦心灼腸，以與天競，是夸父逐日也，豈不愚哉。

荅湯子重

家本酤徒，生長鄜市，入則楣柱塞目，出則蹄足攝履，呼籌握算之聲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饑而食飽，而嘻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誠日夕私賀，恐後之不如今也。

古今辭命達卷五終



古今辭命達卷六

內江

范文英

訂定

胡正心

纂輯

海陽

胡正行

叅較

明

荅趙浚谷

羅洪先

庚戌辛亥以來、賤體多病、鬚齒更變、無復向時  
容貌、近移居就耕、俟足食絕無他事、此生著落、

大槩已定。人各有能有不能。兄無多事。反累手也。六七年前。面前路徑未明。或有馳騫。今收拾亡魂。全自身性命。到得入手時。與兄相見。各滿志願。弟不嘆空。白頭顱。兄不嘆空。過歲月。卽爲齊驅。並駕人矣。

荅黃落村

伏承遠書多惠。感念感念。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拾不密。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害命者。藏躲。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一切言句中。撇脫得下。說寒是雨。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以是益思。共兄究竟耳。昨聞兄在官。斬截嚴正。上下相孚。甚慰。不知此處緊切否。政事中不犯手脚否。能不入世情。與照應世情不疑否。能于是非兩塗。夏然別白。不攙和得絲毫否。時時若雲外道人無煩惱否。便中幸示之。

與李石麓

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

與聶豹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自擾。須以靜除。欲其靜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荅薛畏齋

世間脂韋之氣。脫洗當盡。近觀史至任俠輩。未嘗不爲三歎。吾輩不入道。只爲尚有兒女子態。終日裝綴耳目。不肯直心承當。商量利害中。尋得方便。此去任俠孰真孰僞。古人佩劍之義。良有以也。

與尹道輿

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居官奉職。乃是  
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  
尋常只是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卽  
力無不足。  
荅同志  
莊子有言。有以爲有物者矣。有以爲未始有物  
者矣。有以爲未始有未始有物者矣。此善狀人  
之進也。故學有所進。則見有所移。苟執以爲道  
果在是。皆障也。

與嚴介溪

詩至于率意爲之。乃見性情之實。然非繩削素  
定。固不足以語此。

與王提學

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濃。罅隙針芒。元氣盡敗。  
江海之濱。洩于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  
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在自察自覺而已。

示劉魯學

患難中極好用功。經此一番煅煉。他日不患不受用也。但不可習爲智巧。恰便傷却元氣耳。習智巧于流俗皆甚易。而于訟事尤易入。出入公門。非吾儒美事。須極慎重。若舉措一虧。便終身擡頭不得也。而今士人。往往多向此中走。而于訟事尤覺順利。二事切戒切戒。

與何憲副

胡松

不肖如松。投閒固當。如公磊落。乃亦鍛羽。何也。豈宦海畏途。不易以處。固豪士之通患耶。于彼雖不容。于此獲所安。諒一笑于紅塵之外矣。

與馮息

徐獻忠

頻年作事。皆出乘興。未嘗量度時力。用是多致狼狽。然已列貧籍。無可脫身矣。尚幸貧自氣習。不復知苦。屋後開荒。漸成菜畦。接果餽鶴。時有佳况。野蔬淡粥。神恬氣清。不知爲窮人也。異日

老兄功成。便用此作樣子。時復往來結社。清明重九。餽勝相遺。幅巾逍遙。存問鄉曲。與野老談水旱。習農桑。雖有他樂。何以加此。不知老兄胸中果曾著此念不。

與楊總督

徐階

將才難得。如沈希夷何卿。皆宿將也。彼見上官不任之以事。又不優之以禮。自計不能展布。于是各謀避去。或佯爲喑聾。求以不才劾。或故爲偃蹇。求以無狀劾。欣然而去。蓋非諸公能去。兩人。乃兩人能愚諸公也。且兄于文武吏士中。未聞獎拔成就得。一兩人能殺賊者。而獨于此輩。必欲去之。恐後來者未見其增。而見在者日見其減。兄無乃至。于孤立乎。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又

聞苗兵勇悍。真能破賊。但畏賊之鳥嘴銃。言及

輒色變。今當福建選調善放銃軍民兵二三千人。以爲先鋒。而因以制苗兵之驕。又于鄉兵中。教二三千人。專習放銃。以助聲勢。而因以備福。兵之缺。庶可以破賊之長技矣。

又

兵貴精。不貴多。省不可用者之食。以養可用之。兵。則財不費。而兵常得飽。

與解總兵

朝廷以執事有盛名。簡畀將旄。倚注甚重。僕亦深抱國家之憂。于執事有厚望焉。近日地方諸君不能取勝者。其弊有四。一曰駕馭無術。一曰賞罰不嚴。一曰分數不明。一曰出兵草率。此其根本。全在將領智勇俱乏。偏裨不奉。今聖明處督撫及舊將。法亦嚴矣。後此地方愈殘破。聖怒將愈不可測。執事勉之勉之。

與撫院論水利

頃工部以吳中水利移咨左右。不獨事體當然。且工費欲取給侵欠。當此凶歲。流離載途。而遽欲興役郡縣。橫加科差。其爲生民之病。朝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故欲公詳議。審處爲生民造福也。抑水利大端有二。蓄與洩是也。而所謂蓄洩者。有大蓄洩焉。有小蓄洩焉。大洩者。以海爲壑。鑿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河之水而注之尾閭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

河之水也。小洩者。以近田之支河爲壑。導田間之水而注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于洩。救潦可矣。不幸不雨。何以濟之。不若致力于蓄。則旱旣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也。蓄洩之大者。財力必多。未易猝舉。姑治其小。莫若修築圩岸。爲要如敝邑東西二鄉。高下迥絕。東鄉岸高。本不苦水。止車戽爲勞。當令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爲蓄水之計。西



鄉圩岸在所必築而艱于得土亦當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加而高焉是財力既不虛費旱潦皆有備矣階以桑梓縷縷古云功不必自已出是獻言意也敢以望于下執事

### 與洪芳洲

承惠書知憲節已蒞東藩矣天下事誠壞于不實爲然爲之亦自有漸夫揉木鎔金均之所以爲器但鎔金則一注而圓方卽成揉木則必從容而後克就規矩當茲承平之時踵因循之後其勢何異揉木乎願公之稍加慎重云爾

### 與內閣

李化龍

此酋久雄三巴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若只倚本地之兵事且不知所底爲今之計惟調邊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爲主兵則蜀人之氣自倍土司皆爲我用彼不得志自當歸巢然後環而圍之懸賞爲購不移時而內變

作矣。此計處逆酋之大畧也。

### 與劉參議

川南兵冗。汰之無妨。此與千金買駿不類。彼偶一爲之耳。今乃日日懸千金買死馬之骨。縱使積骨如山。可得爲馬否。以無用之兵。食易竭之餉。可爲寒心。幸力圖之。

### 東姜鳳阿

羅近溪

惟我翁篤志此學。久而且定。故加愛同志之情。

四海視皆兄弟。况在年誼者乎。况年誼如某。又沐教之最爲深久者乎。今雖睽違不下十載。然彼此肝膈。似相通照。如此生于道。必涉津涯。直探淵底。稍有未融。終難自己。不惟某可以自信。翁而翁亦可以自信也。第某年來。放浪江湖。覓侶方外。中間機竅。決有潛授。若獨學無侶。縱謂天聰。殆難悟入。意翁真切殊常。其所遇又有某所不可測者。何時得遂聯榻。以盡傾倒。想翁

于某亦未必不在是念也。

天東周山泉人意愈真。以於其代。又或  
復真一宿。誠慰百年。欣荷無盡。感刻亦無盡也。  
昨致啓。耿天臺公。謾謂學脉真筌。須知天涯起。  
自跬步。雲梢發之寸根。當下若非穩妥。乃徒卜。  
度擬議于將來也。未之乎其難副所期待也。已。  
我丈直肩道盟。往返南北。凡在同志。共沐光垂。  
某茲贅談。誠爲不量。第小孫懷智。深荷眷注。來  
春擬趨躬叩。但不識緣分何如。

### 與楊復所

斯道之流行也。寥廓于宇宙。活躍于形生。其用  
無方。其幾莫息。然神而明之。以參贊乎其間者。  
非人則無望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自昔有  
志之士。恒皇皇汲汲。自勉自求于朝夕者。固非  
他有所爲而爲之也。蓋有見夫身之至尊。責之  
至重。不敢自棄。以違于天地而已。然氣弱者委。

以不勝固蔽者視爲不切。而斯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吾兄英年奇質，世不易求，而篤志力行，獨超俗見，所望以爲天地立心，而共顯斯文于既晦者，端于吾兄有賴矣。惟冀益篤前修，廣收明麗，自得居安，以純吾一。某雖不肖，亦當策駑希驥，以承餘風于千里也。

東鄧潛谷

德養爲重，祿養爲輕。此義明甚，然非吾丈志力卓爾，亦未能真實受用也。思默兄會京邸，道吾丈近功頗悉，但慮吾丈聰明過人，于中庸率性一段，不無膚淺之厭。望時加點簡，日就平實，爲吾道光至願。

荅鄧潛谷

前接手教，足見懇切。然猶以時勢阻隔，未能自遂爲歉。此亦末世常事，只志意既定，則道體原無方所，隨在必得。以吾兄之明敏特立，尚何難

于是邪。大段人之居世，不論道德功名，大事小事，俱要有從容意思。若欲速，則鮮能達者。惟高明慎之裁之。

又

京中接手教，啓沃良多。然丈夫事業，莫大于出處。兄慎始重進，已卓然觀望，但不知求志工夫。于所存所由，可備大人之事。以合德天地，並明日月。又惡在也。若曰集長于諸家，成名于多能。此則某虛度歲月于始，而知悔悟于今者。兄之高明，當不坐此。然亦不妨加察也。接引同志，最宜小心。朝夕比舊，尤加勤切。明德親民聖訓，非某杜撰也。何如。

荅戚生恢

手教惓切，如獲聚談，足見近時嚮往堅銳。見道明曉，以故精神孚順，千里仍咫尺也。人生世間，只是些子，克之可以照天燭地。貫古徹今，何人

已形骸之隔邪志小氣輕。比比棄不收拾。遂令孔孟獨擅。更無能酬聖願焉。不亦大可懼邪。幸終無斃。以成初美。併祈昆玉協心並馳。爲力尤易易也。懇望。

荅書院諸生

使者遠臨。蒙諸賢同賜華楫。惓惓俯謝。雖千里迹。睽而一堂款洽。今昔宛然無異。衰病寥寂。得此遽覺蘇息。骨肉之雅。感難言喻。孔子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有恒士行末節。而夫子直以作聖許之。蓋出見紛華。志鮮不奪。而弗得弗措。雖柔愚可以明強。有恒之與至誠無息。直是一事。今時講學者。以作輟無成。十常八九。某在郡。過辱諸賢雅愛。翕然相聚。誠爲可喜。而作輟之病。竊亦憂之。昨睹翰諭殷勤。且知會事聯束。日夕無懈。則諸賢入聖有期。均可無負初心。而某數載愆謬。賴是亦有辭焉。其

慶幸爲何如哉。伏冀共相砥礪。求至大成。是祝。  
且。答。鄧。生。維。立。無。難。順。請。贊。人。望。亦。以。  
令弟來接手教。足徵憤發。但此學須要精研密。  
察。滌。骨。洗。髓。方。能。超。出。世。塵。不。然。只。在。見。解。上。  
轉。換。意。氣。上。支。撐。徒。自。弄。精。魂。耳。安。能。了。性。命。  
得。吾。之。真。樂。哉。

與詹養真

前。割。論。心。覺。亦。粗。疎。大。畧。有。激。于。時。俗。爲。見。每。  
外。事。爲。以。求。心。體。至。求。心。體。則。又。不。悟。真。幾。而。  
落。景。象。更。不。思。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  
在。故。俗。流。外。事。觀。心。則。所。觀。皆。成。見。所。見。皆。著。  
跡。如。云。事。去。事。來。又。云。無。凝。無。滯。理。雖。似。妙。說。  
雖。可。聽。然。畢。竟。生。于。想。望。一。段。意。思。原。于。吾。心。  
神。明。變。化。當。處。已。自。錯。過。而。起。初。亦。未。透。悟。也。  
噫。孟。子。之。言。大。人。在。不。失。赤。子。之。心。今。只。將。不。  
學。不。慮。認。爲。真。心。又。將。自。已。日。用。飲。食。認。非。慮。

學。從。是。而。引。伸。觸。類。不。拘。巨。細。公。私。無。非。是。事。  
則。無。非。是。心。無。非。是。心。則。無。非。是。慮。無。非。是。慮。  
則。無。非。不。慮。以。爲。慮。無。非。是。學。則。無。非。不。學。以。  
爲。學。久。久。純。熟。景。象。將。自。超。脫。而。真。幾。將。自。契。  
會。又。何。難。于。大。人。之。神。化。而。又。何。異。于。赤。子。之。  
心。之。天。也。哉。間。嘗。中。夜。靜。思。古。聖。不。曰。心。體。事。  
而。無。不。在。乃。曰。仁。體。事。而。無。不。在。蓋。心。者。天。地。  
人。之。生。理。也。卽。心。卽。事。則。生。生。不。息。其。幾。自。生。  
則。其。體。自。仁。故。渾。厚。每。從。生。出。而。薄。劣。多。繇。念。  
起。此。皆。涵。養。之。妙。諦。而。尤。當。官。之。要。術。也。臨。楮。  
不。覺。贅。縷。惟。高。明。垂。擇。幸。甚。

家報

解人來得家報平安之喜，我因此中事簡民淳，  
氣候清和，同僚士民漸漸信從此學，故暫畱幾  
時，待秋涼方圖歸計，家事隨時處置，隨時安樂  
可也。



又

別家已二載矣。喜得身體未衰。心懷頗暢。初欲  
趁此精神。再爲天地間幹些好事。近來思慮晚  
年自家還圖受用。世上事儘幹也無了期。遂決  
意今歲告休。其起身早與遲。或難預定。然意念  
常有川陝之遊未了。便亦可往彼一行也。大丈  
夫飄飄物外。宇宙爲徒。况一家諸人同心向道。  
古謂此身不向今生。更向何生了。此身邪志  
已決然。不須掛意。

又

徐宅信來。說八相公四月作古。使我肝腸如割。  
看來世事真是一場春夢。令人歸山之意十分  
忙迫。人生百事可緩。惟是末後一著最緊。須將  
自己去來大事。明白輕快。覺得遇親遇怨。遇讚  
遇謗。平平淡淡。不起一些波瀾。不被一些掛礙。  
眼前透得十二分。到臨時方得一二分。若眼前

少存掛礙。今在心中。雖止毫芒。將來臨時。便是銅墻鐵壁。千萬重矣。望我賢奶奶。用心用意。好了。又加好。細了。又加細。我也在此。共加勉力。諸孫人等。各務曉事。莫只想要富貴一邊。不老實求些受用。須要曉得富貴多。便造業多。富貴有時消散。罪業永遠相隨。人在世間。只有衣穿有飯喫。不被人打罵。便過得日子。便好幹辦自己前程。各人早得些手。便是各人本事。慎勿恃著少年。須知轉眼。便三。四十年。來了。切莫錯過時光也。至囑。

與許甸南給諫

楊起元

道莫大于仁。學莫先于識仁。心莫先于好仁。經綸天下。莫要于舉仁。故仁識而不仁者。自不能混也。仁好而不仁者。自不能加也。仁舉而不仁者。自遠去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識仁好仁。舉仁是繇乎仁之道也。繇乎仁之道。

而不仁之道。自與我不相涉也。非但不與我涉。亦且皆化而爲仁也。非但皆化爲仁。亦且原無不仁也。此聖人中和位育之要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者也。嗟夫。天下有至易之事。而人自難之。有至簡之事。而人自煩之。皆始于學之。不講而不求。先于識仁故耳。

答趙燁

承問見過自訟之旨。愚以爲有若無。實若虛。方能見其過。不怨天。不尤人。謂之內自訟。吾人念頭上。但有一絲牽掛。俱是過。不必逆施諸人。然後爲過也。我賢契病體至此。且須一切放下。屏息諸緣。勿論見過自訟。且用已矣乎三字。更爲喫緊。白沙先生云。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亦此意也。賢契但信吾言。千萬珍重。

復劉司空

袁 袞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禍

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者臨安天目富春嚴灘。遠則天姥赤城。一一游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邪。長興去此半日路耳。屢欲飛棹伺候門屏。一愬胸中悒鬱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觀。公嘗遊否。

與陸與澗

吳國倫

溪山喜主人之還。大吐氣色。有陶亮松菊之園。而三徑不如其荒。有杜甫尋春之酒。而春衣不如其典。食甘寢寧。不復欲言天下事。

荅吳大理

初聞報。大駭。已而欣然甘之。知固宜耳。然輦上貴人。計亦左矣。忌不佞。不如用長安一席地。縻我。令我俯首不敢肆。乃今置之放蕩清漣之所。使得窮耳目之態。而時洩以牢騷激昂之句。此爲厚我邪。薄我邪。承慰僕無纖芥。惟促膝無緣。

倍深離思。

東劉克全

胡纘宗

古人以會爲難，又以別爲難，大抵然也。豈獨古之人哉？聯床風雨，並馬丘山，雖在目前，而別已多時矣。會合何時？江東暮雲，渭北春樹，惓惓之私，蓋不減萬里。李杜也，真切真切。

與友

陸時中

前輩有云：但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立門戶且不可，而况借門戶以爲私乎？宋史道學有傳，識者慨之。近世喜名新進，但見一說異，俱從而鼓譟之。立一名字而不知一開此門，操戈者將四至矣。此意識微者當自知也。

與周叔夜

汪道昆

兄出入爲循吏，所至有神明稱，而弟齷齪刀筆間，蓬垢而涉妒女之津，不免風雨，良可嘆也。

與高相公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稱疾則方命。諱疾則曠官。鈞兩罪而討之。曠官爲甚。用是上書闕下。願乞苟活須臾。誠知自棄明時。上負所舉。顧跬步不能自振。其如狗馬之心。何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惟相公在。

### 與王麟州

僕起家草野。未嘗席先世之業。游大人之門。比入官。復依依不能去。日所事者。非錢穀刑獄。則土地甲兵。其于就業何有。疇昔之志。一切棄而不談。誠知秉羽先登。固非吾事。長公謂足下獨多僕而亟稱之。昔安平君用軍如神。顧乃置卒上坐。而謬爲恭敬。足下蓋用此也。

### 荅張範中

鳳麟在郊。羣心快之。求其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以屈鳳麟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無

用于世。則何以責麟鳳乎。

報明卿

足下以郊行不見僕為恨。豈知僕當是時。乃憤憤不知足下去也。足下去。尚得子與一二晤言。今子與又去矣。孤坐而悲。萬念並起。躍馬出署。竟復何之。或有美饌名醞。藏之誰待。鬱抱日起。孰為宣之。驚人佳句。其誰誦而歌焉。俯仰傷懷。小心萬折。既而自解。借使僕與二三子。隔千百

世而生。如左馬李杜者。則亦何得二三子以為。權乎。且長安中貴人不少。吾疆以二三子視之。亦胡不得。而惟二三子是思也。則輒自覺其欺。為悲更甚耳。

報陸子

足下殊采絕調。卓立羣倫。會時龍變。當以文章主盟區宇。青紫浮榮。僅高達之餘緒。非鄙人內所急也。鄙人即日坐塵埃中。寄心特遠。時與吳

王二子握坐深語。共策不刊。外是者跡與之游。失之矣。報高子明。卓立羣倫。會却對變。臥疴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艇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

荅玄雨論禪

一心無心。萬法無法。本來面目。只是一空。究竟到實際。雖空亦空耳。看破一空事。不愁不到波羅地。不愁不得牟尼珠矣。下手工夫。只在金剛腳下。

與沈文學

浚

世之喪道者二。其一俗學。其一俗儒。太音既希。徒呻吟咕嗶以悅耳目。則俗學也。雅道不作。徒襲濂洛關閩咳唾以博聞聲。則俗儒也。兩者皆



非而舉世滔滔。疇能砥柱。障此頽波。足下今爲  
砥柱矣。更毋令頽波靡靡。與陳心默文學  
所患痊未。懸心不可言。僕近讀養生家言。有事  
怡神。最爲妙訣。形太用則勞。神太役則敝。二者  
皆非。而役神爲甚。僕數載以前。自恃精神逾于  
壯夫。驕陽忘息。深夜忘寢。致形神俱憊。幾于委  
頓。今惟看花玩竹。藝香烹茗。種種浮埃塵沫。  
不關心。自謂養生家三昧。可徜徉以老。此三折  
肱良方也。足下盛名之下。以文章造請者無虛  
日。卓轍馬蹄疲外。鏤肝嘔腸役內。亦安能堪哉。  
惟在從容節省而已。

簡崔丈

凌約言

兒曹入場。傳小者病不終事。此正魔君設難以  
試我。不知邯鄲一夢。雲房公先已點破。淮南子  
精神訓。首言輕萬物。則神無累。輕則自忘。此人

間一粒靈丹也。司馬子微之論不誣矣。

示兒廸知

山巨源掌銓，勸嵇叔夜入仕，至貽書絕交，我反  
低頭向雲中客，乞一官邪。邇有曝鰓之困，雖綴  
行春仗，與少年作隊，已自靦顏，更以顏色媚人，  
萬狀可醜。浮世功名，縱到白頭，亦何佳趣。豈若  
漆園吏逍遙閒散，以自適邪。汝書來勸弗再往，  
深合我意。

與李主事

王維楨

僕守在祠曹，論四六，校聲律，自其本事，顧念頻  
歲四郊多壘，農夫輟耜，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  
安事筆硯間哉。以故數從客談戎務，究所爲破  
狂胡而紓中國者，言者紛如，卒未効實。公以餉  
事親行塞上，熟悉之矣，其教我無諱。

與盧司成

南中故稱卑溼，北人游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

鄙人之見，以爲男子生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苦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笑異。

荅王繼山

今者僕守盟不固，又復抗顏于青雲之上，夫人情不割升斗，必就縶鎖。此亦大都然矣。顧黃鵠高舉，不啄堦下之食，籠中鸚鵡，覩其橫絕，擊而不得去，乃知羽毛爲累，多智非福也。以君侯知已，特爲論之云爾。

與李本寧

王世貞

水行三千里，去家七週月，而訪我弇中，僅八日而別，別時亦不覺異，別後忽忽如失。且桂魄轉瑩，令人益思叔度。弇中山池不能百畝，昨秋得汪伯玉、張肖甫、胡元瑞，春時得吳明卿，最後得足下，與來不疑，而汪仲淹凡兩與焉，僕所以報山靈者亦不薄。獨諸賢尚默默金玉爾音，以此

世界小缺陷耳。足下青年鼎貴，天縱以才，出則  
衣被一世。處則映帶千古。綽有餘地。第羊腸詰  
曲。獠口狎牙。埋光鑿鏗。以埃蒙氣之豁可也。蚌  
珠勿剖。時至自吐。公家猶龍。公亦不廢子孫。唯  
戒臨敵。輕喪吾寶。敢以此薦。

與王辰玉

三兒帑皆如洗。蓬垢扶掖。無緣與之謀事。日贖  
悶。欲以少酒豁之。了不知放杯處。家弟近緣浮  
言不平。偶觸煩。致痰火于咽喉間。作祟却不似  
渠兄之頑健也。人所大患。爲吾有身。一婦一弟。  
皆從身得。到此不免作衆生相。如何。時元美

夫人恙。辰玉慰之。故云。

與屠長卿

足下雖雅言。二李先生。而其許不佞獨至。念不  
佞獨切。甚謂不佞辭。有于麟。有獻吉。有往哲。而  
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所以極玄。斯言也。豈不

與殷無美

僕副山東憲時。故吳中丞峻伯爲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中土。卽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橫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

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瀟釜兼畜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卽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不酬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卽是也。衆大噱咲而罷。峻伯謝

貴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孺，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詣便爾。第聞其垂索，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甫殷，寧容于東山坐嘯邪。

與張伯起

仲君越游，恐不能大快。出門十步外，無孟嘗信陵，不如足下抱膝為佳耳。

與馬孟河

明日斗酒，交長者歡，敢告之。與人當不令陰風密雪助吾兩人落莫也。

與李于鱗

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候識，其基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寓意深也。此僅可為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

燕齊吳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  
又六七戰。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  
與于鱗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  
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

與徐子與

僕恒謂山棲是勝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  
賞鑒是雅事。稍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  
少一狗人則亦地獄。好客是豁達事。一爲俗子  
所撓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易擺  
脫。奈何奈何。

與吳明卿

曹中日對纍纍。出向俗面。令人雙眼自合。推案  
小間。卽取架上。一編讀之。古今稱缺陷世界。所  
取旣羸。便可隨分。必使有盡之日。事求相當。亦  
已愚矣。

與張助甫

西山爽氣，度無能辱眉間色。或心旌遙遙踰句  
注耳，夜臥寒栗，遂成四絕。聊以請質，無玉而音。  
慰問諄至，恍若挾纊。子其加餐，予亦強飯。

又

縣官廩不易食，生食之腹漲憊。欲微有稱塞之  
者，足下幸扣囊底智教我。

與王元馭

兄所云閣制于部，部制于司，外庭制于宮，禁老  
成制于少年，四語妙甚。弟却僭添二語云：實事  
制于虛言，肝膽制于皮面。

與沈太僕

前殷無美云：瘧鬼來病君子，良用勞念。繼從康  
生得勿藥之問，天錫難老，神明萬福。冀區區公  
餘後，操一舟從翁杖屨于五湖三泖間，庶此生  
爲不虛也。翁名德著壽，廚及之，長海內師表。鄙  
不自量，以糠粃前引，亦竊遂其蠅驥之私耳。乃



重蒙獎飾過分。卽前輩汲引。無惜齒牙。不佞何人斯。而敢當此。汗悚無任。大貺懼以不恭。扞長者之命。謹對使拜嘉。不腆書幣。上呈記室。匪報也。八廚八及。皆美士。王世懋弟署寂寥。苔痕盈尺。屈足下珠履破之。

與張孟雨

王世懋

與王暘谷

每家報至。輒道翁念不佞。至不去口。游子遠離

桑梓。常自疎外。而翁留情最深。不自意得此。乃知大千世界。品級何啻萬重。我翁自是佛地位中人耳。不佞客歲陪巡。徂寒入暑。卽無日不眠。虎窟不對棘叢。天啓愚衷。冥心玄旨。知世之毀譽。爲我淪墮。慾根悟人之喜戚。爲我沈冥。鬼趣以茲夙疴都捐。眠食無礙。南康雖酷貧薄。近構一虛閣于小樓之上。南送則落星浸于巨漚。風帆入吾睂睫。北眺則五老巉巖蒼翠若來撲人。

漢陽峰近在右肘。雨後瀑布泉匹練直下，隱隱如雷聲。我翁蒔蘭茗于空閣，就園池于辟疆，美則美矣。此謂以人勝耳。聞此天際真想，能無興褰裳曳杖之思乎。

啓岑小谷給事

海瑞

今人做官自有俗套，論做官別有一論了。知不入胸次矣。但舉目盡此俗事，盡此俗人。事有難爲之者，一入于道，一出于道，雜雅兼俗，半執半通，是亦差步年丈，何以爲之邪？何以爲之，使朝吾行之夕及天下邪。

與張開府

宣城吳仕期上江陵書曰：寧爲天下第一品人，毋爲天下第一品官。斯言誠龜鑑，不可以其草莽視之。

與呂豫所

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士，諒公以公道自持，必

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諒之。

東內閣許公

方弘靜

某陋劣無似。竊嘗聞教于君子。曰古之大臣。進則以道事其君。退則以道淑其鄉。是故其出入以度。必有事焉而勿忘也。執事之立朝以道。主上信之。天下信之矣。今之居鄉造物者。夫豈無意而徒曰以佚之云爾哉。黃山白嶽之靈。與

夫扶筇擊壤之叟。庶有望焉。願執事之勿忘于邇言也。執事試觀鄉之俗。視初釋褐時奚若也。視在庠塾時奚若也。視爲童子時所聞于鄉先輩者奚若也。俗之壞也。任其責者。非縉紳先生邪。而執事惡得不力任之也。俗務侈矣。必以樸淑之。俗務競矣。必以恬淑之。俗務諛矣。必以正淑之。寧爲簋也。無寧爲簠也。欲如水也。不欲如醴也。夫此皆執事之所能也。而僕復以瀆者。願

執事無忘之而已。僕昔自安于空谷，若與世違者，以爲本無可知于世耳，而猥蒙執事之知，所以雕其朽而殖之者，蓋無不至也。而猶以諛辭達于左右，母乃辱執事之知，而自棄于士君子之林乎？僕是以不忍也。願執事察之。

與趙澱陽少宰

承示靈洞山集，盥讀一過，則六虛諸勝飛來几案，而雲霞四壁矣。極欲附綴數語以明嚮往，僕

之棄筆硯也。久其說具拙稿敘中，謹以請正。僚友約種種先得鄙心，以鄙心推之，知人心所同然也。風俗若江河之趨，有志者固鮮不慨嘆。寧無有意挽之者，而觀望不決，忍同其波，豈其未或唱之故與？願約會中相與力行之。庶幾同聲相應，安知古道不可復也。不然見義不爲，聞過不改，興善爲虛令矣。可不兢兢與！恃亮草草。

與十三弟度

昨得手札。知向來用功不怠。殊慰遠懷。此學更無巧法。只是時時見自家。有過便是天機。不。即此見處。即時翻轉。不少停留。以浮雲一撥。蕩然太虛。乃堯舜周孔以來相傳真血脉也。除却此一些。便說到天花亂墜。亦是虛談。自家性命。纖毫無干。况一不見自己過。便見自己。有餘。便有藐視天下。皆莫我若之意。其心便粗。其氣便浮。便日日要弄精魂。事事要騁伎倆。一陷于此。縱用了一生工夫。只做得天地間一箇大客氣人。大可懼也。不肖兄每恐恐憂墜于此。願與賢弟共戒之。共黽勉之。



